

海外遊子聲

千家駒



千家駒

海外遊子聲

海外遊子聲・千家駒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靈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來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 (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1

ISBN 962 257 524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二年・香港

自序

丁巳年夏

「海外遊子聲」是我最近一年來發表的論文彙編，它與《去國憂思錄》是姐妹篇。

一年多來，我又寫了幾十篇文章評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不料以此觸怒北京當局，說我違反「政協」章程，將我全國政協常委開除。這對我倒是件好事，因為從此我可以放下包袱，暢所欲言。我把這一年的文章彙編在一起，請讀者評判，究竟我的文章錯誤在那裏？「反動」在那裏？

我總覺得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是世界的潮流。中國要跟上形勢，當前的局面非改變不可。而改變的最好辦法是「和平演變」。「和平演變」就是通過非暴力的和平手段改變一種不合時代要求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所以我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中共領導的陳雲與薄一波同志，我的題目便是「唯有和平演變能救中國」。現在我把這封信與我今年春全國政協開大會時給全國政協委員的公開信放在本書的首兩篇，請廣大讀者看看究竟我說的話有沒有一二分道理。現在中國大陸正掀起一股反和平演變之風，我這些話當然是不合時宜的，孰是孰非，歷史自會做出公正的評價。

本書共有論文五十篇，絕大部分是評論中國經濟形勢的，其中有小部分是講香港的。此外還

有幾篇人物的評論，其中有毛澤東、梁漱溟、馮友蘭、胡適等人。「還毛澤東爲人」一文雖然是書評，同時也包括我對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人的評論。

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七十年，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也有四十二年了。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共建政四十二年的總結，題目是「治國無方，治民有術」。又寫了一篇「中共建黨七十周年感言」，還有一篇「羅刹國萬歲」，是評文化大革命的。我的評論也許過於冷酷，但歷史本是無情的，是非功過，不容掩飾，我的言論有無過火，也讓歷史去評價罷。

最後我把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兩次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發言作爲本書的附錄，因爲這兩次發言，政協委員的反應十分強烈。在八六年的發言中，三十分鐘內有十六次掌聲，而八八年的發言，竟贏得三十一一次熱烈的鼓掌，說者謂政協大會開會以來所未有。但這兩次發言，國內報刊均加以封鎖，不予全文刊載。甚至上海有一刊物因刊載我一九八八年發言全文竟受到處分。讀者不察，以爲我不知說了甚麼慷慨激昂、蠱惑人心的話，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的發言是心平氣和，卑之無足高論的老生常談，不過在中國大陸，大家對說假大空話以爲常的情況下，一個人說了幾句老實話，就不免覺得難能可貴罷了。故我把全文發表在此，供讀者的參考。

「風雨如晦時，海外遊子心」，寓之於內爲心，發之於外爲聲，聲者心也。是爲序。

一九九一·十一·二十三日於美國加州

目 錄

自 序

唯有和平演變能救中國

——致陳雲、薄一波的一封公開信

一

給全國政協委員的一封公開信

九

「還毛澤東爲人」

——評介《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

一五

從梁漱溟、馮友蘭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厄運

二九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

——學習胡適先生的「寬容」精神

四一

治國無方，治民有術

——中共建政四十二年成績總結

四九

中共建黨七十周年感言

六三

「羅刹國」萬歲

六八

民主氣氛日益稀薄的人大與政協

七三

歌頌之聲盈耳，逆耳之言不聞

八〇

——再評人大政協大會

八一

論和平演變

八三

應該「反封」而不是「反資」

九〇

——「反資」是封建主義借屍還魂

九一

歷史的教訓

九五

中國外交政策門外談

九九

論外資企業政策

一〇九

我看九七年後的香港

一一四

經濟特區香港化，還是香港經濟特區化？

一一〇

港幣的前途問題

一二五

略論滙豐銀行遷港與外匯基金問題

——建議中國銀行參與港幣發行

一一九

再論中國銀行參與港幣發鈔問題

一三三

九七前中銀發鈔的利弊

一三七

中國經濟惡性循環何時了？

一四〇

改革開放之勢不可逆轉

一四九

李鵬「努力啟動市場」講話質疑

一五五

中國待業問題嚴重

一五九

走回頭路的「雙保政策」

一六三

國營企業的優越性在哪裏？

——深圳出售國營企業後面貌一新有感

一六七

人民幣又貶值

一一一

新聞封鎖與愚民政策

——讀人民日報海外版有感

一七四

泛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兼評七中全會通過的「十年規劃與八五計劃的建議」

一七九

應該對計劃經濟來個總結

一八五

計劃經濟拖累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九〇

中國經濟危機的深化

——國家統計局第一號統計報告是鐵證

一九三

「深化改革」還是走回頭路？

——讀中共中央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建議

一九八

從「建議」看中國教育的前途

——再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建議」

一〇四

令人失望的工資改革方案

一〇九

論「第二步戰略目標」

——如何提高經濟效益問題 ······

二一四

中國財政赤字嚴重 ······

最惠國待遇不會取消 ······

二一八

從糧價補貼談到糧食的自由貿易制度 ······

打腫了臉充胖子的中國經濟 ······

二二一

略論大洪災的教訓和善後問題 ······

是天災，也有人禍 ······

——附論三峽工程上馬問題 ······

二四〇

「罪己詔」與「自我批評」 ······

二四四

稻草當不了救生圈 ······

——評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談話 ······

二四八

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

——讀薛暮橋給政治局信有感

二五六

談張學良將軍

二六〇

關於「西安事變」

——致田雨時先生的一封信

二六四

附田雨時先生答覆「關於西安事變」

二六六

死有餘辜的江青

二七〇

望廣東當局慎之

——「六四」後給任仲夷的信

二七六

附錄一：

三峽工程應緩建 教育投資要增加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在全國六屆政協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二七八

附錄二

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發言

二八七

唯有和平演變能救中國

——致陳雲、薄一波的一封公開信

陳雲、一波同志：

許久不見，身體可好？

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來到美國的，有兩年多了。我此次來美，與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並無牽連。我既未參加天安門的羣衆運動，亦未在任何支持民運的文件上簽過名。但是我不能同意北京當局以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羣衆，這不但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所未見，即北洋軍閥政府亦所未聞。所以我在「六四」的第二天，給任仲夷同志寫了一封信，請他轉告廣東當局「要保持清醒理智頭腦，對學運採取克制態度，為廣東人民留一線之生機。」我因家住深圳，經常往來於深圳香港之間，恰好美國有一學術團體邀請講學，我就來到美國了。

抵美之後，客居洛城，書生報國無門，只有以文字表達心情。我又發表了幾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形勢與毛主席不正確的對待知識分子政策所造成的惡果。不料以此觸怒北京當局，於今年三月撤銷我的全國政協常委職務。這對我倒是件好事，因為這使我放下包袱，暢所欲言。來美兩載，觀感所

及，不無一得。在中共領導人中，只有你們兩位是比較了解我的，故略陳所見。

資本主義還有強大生命力

您倆知道，我是以畢生精力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研究的，自信對馬克思主義尚有一知半解。我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解剖的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資本主義也是在不斷演變、發展，以適應時代要求的。現在的資本主義，既不是馬克思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也不是列寧在二十世紀初所講的壟斷資本主義，更不是斯大林在二次大戰後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武斷的兩個世界平行市場的資本主義。這是一種新型的含有許多社會民主主義因素的資本主義。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課重稅於資產階級，用之於失業救濟、老人、殘廢者、兒童的福利待遇，遠遠超過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還有它強大的生命力，決非毛澤東主席所形容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其次，這些年科技的發展，真可說是一日千里。如果說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是以機器代替人的雙手，因而使生產力提高幾十倍、幾百倍；那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電子計算機則是以電腦代替人的頭腦，這在人類的生產發展史上是比產業革命還要偉大深刻的革命。在本世紀初，美國還要以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從事農業，現在用不到百分之二的人，就生產出足以供給二億五千萬人口的糧食而且還有剩餘出口。目前，電腦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美國，沒有電腦的基礎知識，休想到超級市場當一個普通的店員。科技的進步，改變了世界，亦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過去我們總認為資本主義是盲目的生產，而只有社會主義才有計劃經濟。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資本主義大企業沒有不是計劃生產的。

它們對於世界市場的情況，它的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地位，消費者的趨勢，對花色、品種的選擇、愛好，無不要作精密的調查。因為如果產品沒有人要，企業就要破產，這是關係到投資者身家性命的事。反之，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計劃經濟，靠每年一度的計劃會議來制訂一年或五年計劃，憑長官意志行事，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和市場供求狀況，與消費者脫節，產品積壓，損失反正是國家的，才真正是盲目生產。我國產品積壓嚴重恐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認為：市場經濟不一定意味着資本主義，而計劃經濟也不一定意味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非絕對對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營企業，但它們都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一切應以能否提高社會生產力為準繩。

和平演變是好事不是壞事

所以我是很欣賞鄧小平同志的「白貓黑貓論」的，認為它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現在國內又掀起甚麼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的謬論。那麼，「人民公社」分明是姓「社」的，而「包產到戶」是姓「資」的，我們為甚麼在改革開放後要廢除人民公社而實行包產到戶呢？須知客觀的經濟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對經濟規律人們只能發現它，認識它，而不能改變它，或創造新的經濟規律。以當年毛主席威信之高，憑主觀意志搞「三面紅旗」，尚不免碰得頭破血流，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我始終認為：「和平演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和平演變」者，不通過暴力或革命手段而逐步改進也。資本主義要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也要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和平演變吸收了許多社會主義

的東西，而社會主義制度也通過和平演變吸收了資本主義先進的東西，這有甚麼不好呢？現在國內一聞「和平演變」便談虎色變，聽說還要成立甚麼反和平演變小組，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怕和平演變是怕社會主義演變爲資本主義，這真是笑話！如果社會主義制度真有它無比的優越性，我們何必怕它和平演變呢？如果社會主義制度確有它的局限性或不可彌補的先天缺陷，我們欲求不和平演變亦不可得，這不是明擺着的嗎？

我國怕「和平演變」是建築在「帝國主義」「我之心不死」這一大前提上的。我國由於受了一百多年帝國主義的侵略，淪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八年抗戰勝利後，又有三年解放戰爭，中共最後取得了勝利，統一了大陸。不久又有抗美援朝的戰爭。所以中共領導始終認爲：「美帝」「我之心不死」。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反動派的邏輯。

「亡我之心」大前提是錯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我們又認爲「蘇修」「我之心不死」。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我國又聯美以抗俄，而美國亦以世界戰略關係，認爲蘇聯是美國的第一號敵人，中美攜手，有利於世界局勢的平衡。中美蘇三角關係不斷地改變，從五十年代的中蘇同盟到七十年代的中美攜手，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但自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美蘇關係緩和，冷戰時代隨之結束，世界形勢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在中共領導人中，「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舊框框卻始終沒有打破。到了今天，究竟誰要亡中國呢？是「蘇修」嗎？蘇聯今日自顧不暇，還哪有亡中國的野心？是「美帝」嗎？誰也知道美國對我沒有

領土野心，也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所以我們今天不再說「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而是說「反動派亡我之心不死」，或者如李鵬所說「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如何「亡我」呢？用武力侵略，不可能了，所以它們寄希望於「和平演變」，即用和平方式變社會主義中國為資本主義中國，因此我們要防「和平演變」，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和平演變的主要手段。

這一套理論，只要稍具現代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常識，就知道是不值一駁的，首先就是「反動派」或「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這一大前提便是錯誤的。今天「國外敵對勢力」究竟是誰呢？「美帝」、「蘇修」、「歐洲共同體」？都不像。那麼籠統地說，「國際反動派」或「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吧，它們「亡我之目的究竟何在呢？」

在二十世紀初葉與中葉，帝國主義都把中國當成一塊肥肉，因為中國是廉價的原料市場、勞動市場，又是廣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它們你爭我奪，劃分勢力範圍，當時它們有不平等條約為保障，中國的海關、銀行、交通、礦山都在它們手裏。帝國主義者剝削中國人民，榨取超額利潤，說它們「亡我之心不死」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形勢與過去已完全不同。今天，中國已完全獨立，不平等條約已廢除，一切經濟命脈在我們自己手中，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我們今天是求之不得，與抗戰以前對外資是拒之不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創辦了經濟特區，開放了沿海城市，成立了數以萬計的「三資企業」，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外國的資金、它們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管理方法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改革就是和平演變

按和平演變者，不用革命手段也，用革命手段便是用暴力來推翻一個政權。辛亥革命是革命，而康梁變法是和平演變。當年如滿清政府接受康梁變法，辛亥革命便不一定會發生。對滿清政權來說，辛亥革命好呢，還是康梁變法好？不是明如觀火的嗎？！不用革命手段而用和平方法使一種政體或制度逐步改變，以適應時代要求，這就是改革。改革與和平演變是一回事而不是兩回事。站在共產黨的立場，應該歡迎和平演變而不是抵制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自救之道。

不走和平演變的道路有沒有呢？有的，那就是羅馬尼亞共產黨的下場。最近九二高齡的陳立夫在台灣接見記者說，他這一生親自見過兩次「兵敗如山倒」，一次是北伐，北洋軍閥的軍隊兵敗如山倒；一次是抗戰勝利後，國共之戰，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其原因都由於喪失民心之所致。也許，他還可以看到第三次，共產黨兵敗如山倒。陳立夫是C·C頭子，他的話當然不足為憑。但近幾年中國大陸的貪污腐化，黨風不正，濫用特權，喪失民心，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否則也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運。中共領導口頭高喊要肅清貪污，整頓黨風，而其結果如何？

望兩老做改革派後盾

你們兩位深居簡出，聽滙報亦是報喜不報憂，不一定了解真相。我雖也孤陋寡聞，但究竟是在民間，到處跑跑。舉一兩例言之：高幹子弟在深圳、香港出賣批文，是公開的秘密。香港某中資機構在證